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九季

雨水含蓄
春光无限

马晓炜



诗意春雨

赵仕华



雨水,春天的第二个节气,与谷雨、小雪、大雪等节气一样,都是讲述降水现象的节气。由于它生在年味浓郁的正月,其熠熠生辉的光芒常常被春节的仪式感所遮掩,不像立春那样隆重,也不像清明那样诗情画意,低调得有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感觉。但雨水可亲,在东风解冻、风暖烟霏中,轻抚大地,让万物萌动,草木生辉,点染春色。

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这是元代教育家吴澄对雨水的解释。意思是说,在正月中旬前后,东风解冻,散而为雨,大地回春,万物萌动。也就是雨水节气一到,春天就真的来了。

其实,半月前,时间已然进入了春天的地界,但等过了立春,冬天好像还未过去,春天的影子还有些模糊,常常让人感到挥之不去的寒意。而雨水节气一到,就觉得那风一下子软了许多,不再硬生生地刺脸,也不再一个劲儿往怀里钻了。若走在溪畔河岸,抬头看看那摇动的柳枝,原本已干涩的褐色变成了一层似有似无的新绿,看着,眼里疯长的满是惊喜与诗情。难怪连唐代诗人韩愈面对如此玄妙之景,也不觉心动不已、诗兴勃发: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你瞧,雨水节气的风光多么清新旖旎诱人。

到了雨水节气,对文人墨客和生活在城里的人来说,是满怀的盎然诗意、满目的盎然春意,可对于农人们来说,雨是庄稼的灵魂,是一家人的冷暖,雨水下雨才是好兆头。于是盼望着一场雨,盼望着一场淅淅沥沥的雨,

春雨,犹如画师用最细腻的笔触,轻盈地在大地的画布上描绘出岁月的诗篇。每一滴雨点都是生命的音符,让世界在歌声中欢快地舞动。

我喜欢春雨,喜欢它不张扬的态度,喜欢它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。春雨是生命的前奏,是大地的调色板,它让枯黄的世界重新焕发生机,让沉睡的种子有了破土而出的勇气。每当春雨水洗净了尘世的烟火,我心中便涌起一股清新的力量,仿佛一切烦恼都被这细雨带走,只留下心灵的宁静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我欢快地走在烟雨蒙蒙的小径上,那些带着泥土芳香的雨丝,调皮地拂过我的脸颊,凉凉的、痒痒的、涩涩的,就像是大自然的嬉戏,又像是春天的密语。我沉醉地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魅力,心生愉悦。

踏着乡间的小路,雨水调皮地打在身上,却怎么也打不灭我对这片土地的炽热情感。田野里,雨珠儿在嫩绿的小草上、柳枝上蹦跳,像一串串闪亮的珍珠,是谁这么有心,在这大地上撒下了这么多璀璨的宝石? 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,犹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,流淌着无言的诗意。

我站在屋檐下,目不转睛地看着雨水在瓦片上翩翩起舞,然后轻盈地滑落,滴答声在青石地面上跳跃,仿佛在演奏一曲悠扬的岁月之歌。那些雨滴,就像一串晶莹剔透的记忆珠链,每一滴都承载着我过往的故事,有的故事清晰如画,有的故事则朦胧如诗。但无论清晰还是模糊,它们都是

让雨水惠泽大地,滋润春天、浇灌农作物,成了他们最牵肠挂肚的心头事。民谚有“春雨贵如油”“雨水有雨庄稼好,大春小春一片宝”之说,由于雨水节气前后,正是冬小麦、油菜等农作物返青生长的关键时期,此时适宜的降水对农作物的生长尤为重要。

人勤春来早。记得儿时,每到开春后,很难再见到与土地相濡以沫的爷爷,惬意地蹲在墙根或柴草垛旁,晒太阳、聊家常、话农事了,他脱下厚重的棉袄,或板车拉肥、柳筐挑粪,往返在麦田之间;或铁锹上下、锄头左右,为油菜田挖沟起土、沥水清淤,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和弟弟们趁机跟着他,跑到广袤的田野上玩耍。

那一刻,举目环视,满目空旷,只此新绿,铺成无垠的碧毯,呵护着、溺爱着恬静的村庄;三三两两忙碌的大人们,于田间地头,正演绎着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图。我们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春天的气息,迎着温煦的东风,跑进麦田、奔向春天,在松软如膏的土地上,你追我赶,嬉闹,纵情在春风里撒着欢儿。爷爷看着我们欢腾的样子,双手扶着锄头,笑呵呵地说:“等来阵儿春雨,麦苗儿保准长得和你们一样壮哩。”听了爷爷的话,我们跑得更起劲了,欢呼着:“下雨喽、下雨喽! 麦苗儿要长得比我们壮了呢。”

然而,雨水节气,能不能见到雨,真不是爷爷能做得了主的。但老天往往从不辜负爷爷和乡亲们的一片虔诚,飘零的雪花也会化作滴答的雨水,伴随着鸿雁的低鸣浅唱,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而我时常站在滴水的屋檐下,目送身穿雨衣、头戴斗笠的爷爷,挥动着鞭儿、吆喝着老牛,在斜风细雨里,畅快地耕耘春天、播种春天。

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,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。

春雨中的漫步,简直是上天赐予大地的最好礼物! 每一步都像是在和泥土亲密接触,那独特的芳香扑鼻而来,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花园中。这味道,可比任何昂贵的香水还要让人心醉神迷。听,那雨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,就像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团在演奏一曲无与伦比的乐章。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天然的音符,不加任何修饰,却能深深打动人的心灵。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纯粹的美好。

我曾试图用笔墨记录下雨的美好,却发现文字在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春雨的诗意,不在于它的形态,而在于它带给我们的感受。它让我们懂得了欣赏自然的美丽,懂得了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,懂得了在细微之处感受生活的精彩。

昨夜今晨,那春雨如约而至,仿佛是天上的仙女散花,给大地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。我忙里偷闲,走到窗前,不禁被这场春雨的美丽所吸引。雨滴轻轻敲打着窗户,仿佛在演奏一首美妙的乐曲。我不禁闭上眼睛,感受着这场春雨带来的清新与宁静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,仿佛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。

这场春雨,真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啊! 它以独特的旋律,讲述着生命的激情,演绎着岁月的恬静。而我,只想在这如诗如画的春雨中,寻找心灵的港湾,尽情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。

心灵有耳

程应峰

在《阳光的声音》一文中,我写小时候同母亲一道在田间地头劳作,隐隐约约听到有一种“毕毕剥剥”炸响的声音。便问母亲:“那是什么声音啊?”母亲不假思索,说:“孩子,你听不出来吗? 那是阳光的声音啊!”

阳光有声音吗? 那时我并不明白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终于明白过来,阳光是有声音的。小时候听不见阳光的声音,是因为自己心灵的耳朵被时光堵塞着,根本就没有醒过来。而那个时候,母亲之所以听得见阳光的声音,是因为她的心灵之耳是醒着的。

是的,心灵是有耳的。年轻时,瞌睡大,起不来床,往往需要定时的闹钟来叫醒自己。到了一定年纪,心灵的耳朵打开了曾经的闭塞,对时间的感觉知觉开始明朗起来,再也不需要闹钟了,而且总能够在需要醒来的时候,恰到好处地醒过来。

人至六十岁,便进入了耳顺之年。所谓耳顺,就是听得进不同的意见或是清楚理解听到的话。这里只是说“听得进”、“清楚理解”,没有明确说成“听得清”。老实说,六十岁以上的人,耳聪目明的并不多。因为岁月的摧残,这个年纪的人,耳朵和眼睛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障碍。所以,这样的时候“听得进”、“清楚理解”,完全归功于心灵之耳醒着。

相传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步入耳顺之年时,看起来非常疲惫,常常陷入沉思冥想中。但他却有如神助般,在耳顺之年画出了一幅《沉思的老人》的肖像,有评论家评论说,如此准确的一幅自画像,是肖像画中的奇迹,它将年老衰弱,梦想破灭表现得淋漓尽致,通过这幅画,上帝不仅会看到,也会听到他表达的心声。

这幅画中,肖像的后面,是些流水里的漩涡,老人似乎凝视着这些漩涡。是什么让潺潺流水和凝视的老人同时出现在这幅画中? 应该说,是心灵之耳。是老人心灵中蕴藏着潺潺的流水,蕴藏着河水的螺旋和编成辫子的女人头发的形状在心底盘结。因为心灵有耳,这幅画才透出丝丝缕缕怀旧的气息以及听天由命般的回忆;因为心灵有耳,就算是岁月的斑驳,也能成为存留在生命中的美丽风景;因为心灵有耳,老人固然疲惫,却依然可以在沉思的状态中,听见流水从心涧流过的声音,听见岁月过往激荡出来的回响。

心灵有耳,心灵的耳朵打开后,所能听到的,不光是生命中的天籁,更多的,是生命经历了诸多苦难后,心灵的花朵不懈不怠绽放的情致和音律。